

談觀察

謝清俊 930226 初稿

科學研究方法的第一步是觀察。其實，在科學萌芽之前，觀察早已是人們了解事物和環境的第一步。

科學強調觀察的方法要客觀。客觀，當然不容有個人喜怒哀樂等情緒夾雜在觀察之中。這一點是共識，無可爭議。然而，觀察之中是不是允許含有個人的欲望呢？如果所做的觀察受到個人欲望的影響，這算不算是客觀的觀察呢？這就有存有歧見了，而受到個人欲望的影響程度，也不容易分辨清楚。

一般而言，觀察總有個目的。如果這個目的算是個人的欲望，那麼，我們可以說，觀察是離不開個人欲望的。如果客觀需排除個人欲望，依上述的論點，就完全沒有客觀的觀察了。所以，我們還須要對觀察的目的再作細分，才能更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。

從「體相用」的角度來分辨觀察的目的，可以分為對「相」的觀察和對「用」的觀察，此二者受到個人欲望的影響程度有顯著的差異。如果觀察的目的涉及「用」，那麼，觀察的結果給誰用？對誰有好處或不利？對此「用」是正面或負面的？這些問題便很容易和觀察的行為糾纏不清。一旦有這樣的糾纏，便絕對不是客觀的觀察了。如果觀察的目的僅僅涉及對「相」的觀察，不對觀察的結果預存任何立場，就可以避開上述的糾纏，做比較客觀的觀察，而處此情境，觀察的目的也客觀化了，它已超脫了個人的色彩，離開了欲望的巢臼。所以，僅僅對事物的「相」作的觀察，可認為是相對客觀的觀察。

要只盯住「相」作觀察是很不容易的。例如做社會現象觀察或調查時，是不是能完全避開利害得失、不預設立場，就要看研究者的功力。一般而言，只有大師級的人物才可能做到幾乎沒有爭議，這不只需要相當深厚的學養還要經驗老到。再者，被觀察的「相」，通常都不是很單純，如何挑選重要的現象或項目，也是一個難題。如果我們審視科學觀察的記錄，便常常會發現早先研究的觀察，經常比較粗略，且忽視了一些後來認為是重要的現象或項目，有的甚至就因為如此而錯失了偉大發現的機會。通常，科學觀察所找的現象或項目，都和研究者的學識有關。換言之，觀察現象的選取是有所本的，即受制於研究者的所知障。所以，科學家嘗戲言：觀察是充滿著科學理論的。

佛教中對觀察一事有精闢的分析。不僅僅在唯識思想裡對八識和受想行識有著深度的分析，即使在典籍的行門中，也常有精湛的敘述。例如，《大念處經》中對止觀^①的注釋，便是一種觀察的方法。此注把觀分為二，一是觀別相，一是觀共相。觀別相時需觀察「特相、作用、現起、近因」。特相和作用的觀察略同於本文前所述的對「相、用」的觀察；觀察現起和近因則是更進一步說明，在選擇觀察的現象或項目時，應該特別注重它發生的過程和為什麼會生成的近因。這是著重在觀察現起^②的因果。

觀共相則是觀察無常、苦、無我等諸法共有的性質。觀無常，即觀察事物的成住壞空和心識的生住異滅，這約略等同於科學觀察生命周期的範疇。觀無我是觀因緣所生法的共相—空；透過空來泯除我執、法執。由此觀之，佛教所說的

「觀」，已然較科學的觀察更為深入究竟，因為觀共相實是泯除一己之私、趨向客觀的良方妙藥，科學方法中並沒有這等修為。

如何能有這等修為呢？那就要靠「止」了。「止」是息止一切妄念、煩惱，將心達到「定」的境界。這不也是觀察需要的基本功夫嗎？唯有在定中，才能澈底除去情緒、私欲諸煩惱，作正確的觀察。所以，佛教各宗派的止觀中所教導的，比科學的觀察方法更澈底，更具體。佛教早在二千五、六百年前，便認清楚了觀察的品質繫於人心之良窳，更提供了修心的具體方法和步驟。

科學的觀察和佛教所教導的觀察，其目的是相同的，其程序也是相容的，只是佛教所教導的更細緻、更周全。這是佛教可以對科學所作的一個很大貢獻。

① 請參考：性空法師《念處之道》嘉義市，香光書鄉，民國 92 年初版，第 86 頁註 14。

② 生起是指以前沒有而如今發生，現起是指再生。